



“千门开锁万灯明，正月月中旬帝京。”唐朝诗人张祜的《正月十五夜灯》诗，为我们描绘了1200年前的大唐正月十五日的景象：千门的锁打开了，万盏的灯亮了，所有的人都走上街头闹起元宵，这种万人空巷的盛况连整个京都都震动了。对于中国民众来说，寻常生活中的一器一物，不只是用来满足日常所需，也用来寄托生活的愿景。千门开的铜锁便是其中之一，它既可表达固守一种美好的情感，又可用来释放心中的快意与愁绪。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锁子的国家，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精美的铜质挂锁，利用两三片板状铜片的弹力来达到封关和开启作用。于是，出门在外，一把“凹”字形的锁挂于门上，一座院落，一处深宅交于这位铁将军看守，日子便相安无事。由于锁的封关行为，就有了其守护、禁锢的含义，也就有了人们对它的寓意延伸与拓展。赋予其吉祥如意的民俗色彩。譬如，一把长命锁，佑护孩童，锁住健康富贵，寄托父母对子女的祈福之爱；一把同心锁，永结同心，锁住百年好合，自此两情相悦，不负彼此。

我小时候，故乡差不多所有的男孩子都要在脖子上戴一件项圈，银制的没有，铁制的少，大多数都是母亲用布靴成的手工制品，也有用线绳辮成的，像一个洋码字9，寓意健康长久。

我和明子、虎子、喜子四人年龄相

当，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戴着长命锁，正巧是四种不同材料的锁。明子的锁是他的外祖母在明子过满月时挂的锁，那是一件很精致的长命锁。一条细项链穿入一把微银的锁形物件上，我们姑且称作银锁。银锁比火柴盒略大一些，正面有“长命富贵”四个字，反面是一幅麒麟图案，锁的底端吊着三个小铃铛，稍一晃动就会发出叮啷声。恰恰因为它的质地清脆很快就暴露了明子的行踪，在我们四人玩藏马马虎游戏中，明子总是第一个被对方找见。

明子锁是满月挂的锁，这是一个传统的习俗，至今还在故乡盛行。孩子生下一个月后就要过满月，也称出过月。过满月就要给孩子挂锁。现在的挂锁只是一种仪式，不是人人都给孩子脖子上挂锁件，而是给孩子送衣物、送红包，期望孩子健康快乐。挂锁时亲戚们围在一地喝满月酒，孩子的母亲要给每一个道贺的人敬满月酒，喝了满月酒的人就要孩子挂锁。送红包的就将红包放在一只盘子里，送衣服的就直接把衣服披在孩子身上。这期间是气氛最活跃的时候，亲戚们可以彼此开玩笑，可以逼着对方多掏些锁钱，大家说说笑笑。待年轻的母亲给所有的入敬完酒后，盘子里就会放着一堆花花绿绿的钱，这时裹在襁褓之中的新生儿，也睁大眼睛看着岁月静好的世界——一片花花绿绿。

喜子的锁是一个铁项圈，和鲁迅

挂锁儿

□黄忠龙

笔下的闰土所戴的一样。喜子生下来体弱多病，父亲问了阴阳先生，他掐指一算说给喜子认个干亲就能祛疾消灾。于是喜子就拜了邻庄的老染匠为干爷爷。老染匠年轻时开过染房，家道很好，多子多孙，因此成了拜干亲的不二人选。喜子拜了干亲，干爷爷就给他的脖子上戴了一件铁项圈。这是一把特殊的长命锁，要戴到12岁才能从脖子上去掉。说来也怪，自从喜子戴上了这个铁项圈，他的体质就慢慢地好了，也许真的是干亲的长命锁为他带来了好运。

虎子的锁是用红布做成的布项圈，胸脯处缝了一个小圆镜，圆镜下面又缝了一枚像裤子一样的小物件。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王莽时期铸造的钱——货布，因为形似一条裤子，民间都称裤布。我脖子上戴的是母亲用粗黄线编成的线辮项圈，中间打一结作锁，下坠3枚铜钱。就这样，项圈成了那个时候我们童年生活的最好的佩饰，它既可以保佑我们健康平安，又可以增添我们的自信与快乐。虽然，生气时我们可以彼此抓住对方的项圈推推搡搡，拉拉扯扯，但和好如初，我们又看着对方的项圈相互欣赏着……

男孩子长大了，就会取掉童年的长命锁，女孩子长大了就开始挂婚姻的幸福锁。冬花和我同庚，她童年时虽没有戴锁，但少年时就被人提前“占下了”，挂上了婚锁，捉了“中心”，订了娃

娃亲，一朵金花就有了主了。

挂锁，有的地方叫拷锁，是民间男女双方订婚的一种仪式。订婚是婚姻礼俗中的重要环节，因为它决定了男女双方婚姻的命运，所以人对订婚十分重视。挂锁的日期一般由男方找个阴阳先生掐指算一个吉祥如意的日子，不过算出来的日子多为双日，意思是成双成对。男方将日子敲定后就告知女方。女方就会提前请家门弟兄、姐妹及亲戚等一同参加，以示郑重。到了所定日期，男方家要备好彩礼，提上12个点了小红花的大馒头，带上媒人，亲朋一起来到女方家。女方家早早准备好酒席，等着男方家的新亲戚到来。旧时，挂锁是给女子脖子上挂上银制的同心锁，后来改为红头绳结的线锁，两端系上人民币。现在订婚挂锁是给女孩送一个鼓囊囊的大红包，省事方便。不过那里边装的锁钱是有讲究的，有的装1001元，有的装2000元，皆取“千里挑一”“两情相悦”之意。挂锁之后，男女双方就算正式定亲，两个孩子相互往来就算合规合矩，堂堂正正，不置非议。

现时代乡村定娃娃亲的几乎没有，但挂锁的仪式仍然存在，民间诸取的习俗光芒依旧：一把订婚钗或戴在女士的中指上，便像一个银箍箍住了永恒的爱情；一条皮带系在腰间，一颗男人的心从此便被一个“问世间情为何物”的问题，牵扯一生一世……

家乡的初雪

□王民国

这北方的天，在立冬之后，就开始酝酿雪的气息了。先是一周左右的连绵阴雨，将冷气压在地平线上，让这股子湿冷钻进人的棉衣，钻进树的枯枝当中，就连太阳，也只是在雨停的间隙里，偷偷摸摸出来望一眼大地，又无可奈何地躲进云层当中。它也受不了这冷气。

阴雨终于停止了步伐，但是太阳还是不愿意出来见个面。小县城里的气压越来越低，温度也随之骤降，还以为这是这雨准备第二次席卷大地，只是没想到落下的是雪。它终于来了，它还是来了。雪开始缓缓从高空落下，一片片、一颗颗的降落，等到肉眼可见的时候，却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风卷带到半空中，有的聚成大大的雪花，有的吹散成更微小的颗粒。忽高忽低，忽远忽近，好不容易落在地上，又化成一摊的水，留下雨的痕迹。这场初雪，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它究竟是雨的眷恋，还是雪本身呢？

雪是孤独的生灵，它喜欢县城的烟火气，但它融不进这火辣的热情。赏雪还是要上山，沿着县城的山道而行，雪势越来越大，风也拼了命地吹，夺目的灯光也只能照亮不远的路。漆黑的柏油路上湿漉漉的，雪即落即消，黑和白就是不肯融洽的接触，只有旁边的荒草堆里，透过车窗，你能看见枯黄的草叶上落下了雪，是薄薄的一层，在车灯的微光下，闪烁着晶莹。愈发厚重的风雪，容不得驻足太久，继续驱车向前，车灯划破黑夜当中的寂静，给悄无声息的初雪，留下一身光亮的新衣。

山顶上的雪，虚虚的堆积起来，堆成厚厚的一层，有三四寸厚，用手一戳，就留下一个漆黑的雪洞，随手一抓，就能捏成紧实的雪块。雪是寒冷的，它没有雨那样的润，只有刺骨的冷，能想到雪不喜欢手的温热，但是的确没有想到是如此的抗拒。雪块只在手心当中停留片刻，就匆匆化作琼浆从指缝间流走，给

手掌留下一股不满的情绪。雪还在随着风起舞，只是在面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时候，就表现得不是那么欢喜。山顶上的车灯只能照亮眼前的方寸之地，其他的地方是一片漆黑，黑暗的夜色敞开自己的胸怀，让初雪簌簌地落下，落在黑黄交接的地方，替他们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。黑的，黄的，白的在灯光直射下显得异常惹眼，偶尔又几只寒鸟“咕咕，咕咕”的叫声为这天地增添一丝动态。如此寂静的地方，如此人迹罕至的地方，鸟叫声愈发的悠扬，天大，地大，雪也大，我将这迤邐的山川景色尽收眼底，却感到自身的渺小。对这千里雪川而言，我只是个犄角旮旯里的草虫，渴望与雪为伴，成为它的挚友。

雪是孤独的，它驱赶我尽早离去，我通红的脸和早已没有知觉的鼻腔也忍受不了这严寒，只好离开这山，徒留两只脚印。回到学校后，大雪在校园落了厚厚的一层，下层的雪被挤压在一起，脚踩上去特别的瓷实，雪与鞋底摩擦出刺啦的声音，竟然是如此的响亮。院墙周边的几棵松柏尖上顶着一大堆的白花，像是在给旁边的枯树出殡，严肃又伤感。这枯树盖上了“白被子”，死寂地矗立在墙角，一动不动，只是偶尔被风吹落几块雪条，露出自己破裂的枝干。都说这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雪花，那明年开春的树还是原来的它吗？村子里的青瓦屋顶上都落满了雪，家家户户都刷了一层白漆，就连朱门也没有逃离雪的照顾，在缝隙间点缀了几片白色。村道两旁的路灯在风雪中摇曳，摇白了自己的光，也睡醒了这座小小的村庄。

年少不知王子猷，这么好的雪夜，谁不想来一场雪中访友。但是刘兄远冠在湖州，只好打个视频，和他一起享受这场家乡的初雪，牵引他离乡的心尽早归家。

忆琼瑶

金盏花的芬芳

□刘本本

月朦胧鸟朦胧的岁月
捧着不眠的夜
啜饮
一壶一壶的佳酿

早晨到来
偷偷塞进书包的
还是昨夜的沉醉
一路上
心痛远山的寒烟翠

今天，你翩然归去
被六个梦缠绕的翅翼
在水一方，静静拍打
几度夕阳红
彩霞满天的窗外
失去的天空下
聚散两依依的人世
有船，载你，身穿梦的衣裳
在海鸥飞处
回眸庭院深深，剪不断的乡愁
流连青青河边草



国画（北城人家） 韩辉作

涇水

第1531期

一棵白杨树

□杨树

在县城安定街，县政府大门口西侧，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，它俨然像一位忠于职守的哨兵顶着风雨雪霜，冒着严寒酷暑，年复一年傲然挺立在那里，向人们展示着它质朴坚强、挺拔向上的精神。

说起这棵白杨树，它与我的父亲有一段渊源。十几年前夏天的一个中午，父亲与我路过县政府大门口时，他站在那儿，凝望着这棵白杨树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难忘啊！这棵白杨树还是那样的笔直、高大！”……

在回家的路上，父亲回忆道：半个世纪前的1974年到1975年，县上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及群众拆除县城南、北、西三面城墙，改建、拓宽主干道中山街和安定街，整修新建街，新建农林路。动员号召干部职工参与街道植树绿化工作，那时在县民政局，县知青办公室当干事的父亲与同事们，一起在县城主要街道栽植白杨树和槐树。他依稀记得，当时在县县委大门前栽植了一排白杨树，隔几天他们就挑水浇树、培土。后来因他们工作调动，再也没有顾得上照看白杨树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无情，可现在此处仅留下了这一棵白杨树。

据县林业局2018年编写出版的

《涇川古树名木》介绍，县城安定街县政府门前生长的这棵白杨树，学名河北杨，上世纪70年代引进栽植。树龄约50年，现树高32.7米，胸径85厘米，冠幅东西18米，南北19米，树冠圆大，主干通直，伟岸挺拔，气势恢宏。万象更新时节，这棵白杨树枝丫上绽放着嫩黄的叶子，在阳光下闪烁着亮光，折射着绿色希望；炎炎夏日，偌大的树冠犹如一把巨伞，将街道与繁华掩映；秋风中白杨树更显挺拔，金黄色树叶随风飘舞，展现别样风采；万物萧瑟的时日，白杨树笔直的身躯挺着茂密的枝丫，仿佛在宣示着它的坚韧与傲然。

如今，每当我去县政府办公或经过县政府大门口时，总要抬头望一望这棵白杨树。看到这棵白杨树，仿佛看到了50年前父辈们的身影，仿佛看到了那火热的激情岁月。此时此刻，更看到了那绿色梦的现实盛景。白杨树茁壮生长在县政府门前，其不言而喻的寓意是何其深远。

春华秋月50载，一棵小白杨长成了参天大树，它的年轮里记录了小城的故事，诠释着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的深刻含义。50年历经风雨，这棵白杨树见证了小城的变迁，时代的进步，社会的发展，人民生活的幸福。

我经常去一家砂锅店吃饭，他家的米饭和稀饭都是免费的，还顺路。顾客点的饭都是砂锅，虽然内容各有不同，但盛饭的家什，都是烧得黑黝黝的砂锅。这种无差别的氛围，很容易让人满足。

店里的稀饭是小米粥，装在保温桶里，顾客自己在消毒柜里取碗，盛饭，稀饭和米饭都不限量。进店的基本都是熟客，报了要什么砂锅后，店员就忙去了，剩下的时间，都是自己的。

在用餐的过程中，有人会提前给自己盛好米饭，放在眼前的桌子上，低头玩手机，偶尔抬头看一眼桌上的米饭，抄起筷子吃两口。店员穿梭在店里，端着白瓷盘子给客人送餐。瓷盘底放少许水，以防烫手，盘子放到顾客眼前时，砂锅在盘中滋滋作响，腾出一缕热蒸气来，进店前胃里簇拥的寒气，瞬间被压下来。砂锅中汤汁翻腾，香气四溢，吃一口，烫得人不停吸溜。

店老板是个精干的中年男子。忙完一拨后，在顾客吃饭的间隙，他通常会坐在通往二楼的楼梯口，点一支烟，静静地坐着。他做饭时系着大皮围裙，戴着厨师帽和口罩，卸掉装备后，很清新俊逸的样子。

他一定很热爱他的工作，才让这家小店一直人气满满。

店员大概二十岁出头，是个身材纤细高挑的小姑娘，她长着一对很好看的小虎牙，笑起来很明媚。小姑娘经常忘单，总是绯红了脸，挨着桌子问，麻食砂锅是您的吧？顾客笑笑，说，不是我的。她不好意思地说声对不起，赶紧又去问下一桌。有顾客闻声赶紧说一声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

几天前，忙完工作已经快下午两点，才和同事去这家砂锅店吃饭。过了饭点，店里静悄悄的，我俩坐在吧台跟前等餐。刚坐下不久，就看见门口站着一位包着杏黄色头巾，戴着口罩，怀里抱着一大塑料袋衣服，手里提着药盒、碗筷和水杯等杂物袋的中年妇女，正费力地用膝盖顶起顶门帘。我赶紧起身，帮她掀起门帘，她说了声谢谢，进门把手里的东西放在了门后的角落处。

她走到吧台跟前点餐时，我惊异地发现，她右边的脸，被一个高出鼻梁很多的紫黑色大瘤子遮得严严实实，眼睛都被挤斜了。她说话的声音像从地面上爬起来的，很嘶哑。老板快速从后厨跑出来，拉过一把凳子，让她坐下，又急忙走进后厨，开始忙活。

我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，赶紧埋下了头，又不忍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。她坐在我旁边靠近墙壁的桌子旁，不停地喘着粗气，低声咳嗽着。她始终没有把头巾拿下来，我透过她头巾的缝隙，发现她光着脑袋。

我们的饭到了，我迟迟没有拿起筷子。她的饭也到了。店员小心

热乎乎的馓饭

□张勇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陇东华亭，冬季寒冷又漫长，农村饮食较为单一，一碗热乎乎的馓饭，暖心又暖胃，十分惬意。

记得那时候，农村厨房多为土木或砖木结构，面积较大，冬季取暖设施多靠火盆或火炉，取暖效果很差，厨房里往往滴水成冰，冷得像冰窖一样，厨房里做饭时冻得前心贴后背。

初冬时，华亭人每家每户都会用白菜、青辣椒、洋葱、萝卜等腌制一些咸菜，留待做冬季馓饭的佐菜。在风箱呼呼作响，麦草霹雳吧啦，灶膛里火呼呼啦啦的响声中，锅里的水烧开后，母亲开始做馓饭，选用新鲜的玉米面盛在面盆，玉米面颗粒可粗可细，华亭人喜食粗玉米面做的馓饭，又称“馓子”。做饭时，一手拿擀面杖，一手捏玉米面，一边往锅里撒面，一边用力搅动。也可以往锅里放些生“洋芋块”“红薯块”煮上，提味增色。要注意烧旺灶火，用擀面杖搅到黏稠些的时候，稍微停顿一下，然后拿铁勺底朝上在锅底用力研磨搅动，防止烧焦粘锅，不能勺朝下搅动，避免已烧焦的部分被挖起。如果稀些可以再撒些玉米面，慢慢盖上锅盖，慢火炖煮，馓饭基本盖成。

从缸里取出咸菜放在碟子里，再放些辣子油，醋拌匀，也可以浇些烧好的胡麻油，味道香浓，沁人心脾。馓饭舀在碗里，盖上冰凉的咸菜，简便易做。玉米面橙黄柔滑，吃起来香甜松软，入口即化；

米饭免费的砂锅店

□杨小梅



翼翼地把砂锅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。她依然没有摘掉头巾，起身走到我跟前，从包里掏出一个大搪瓷缸子，一双筷子，回到桌前，低声跟店员说，麻烦你把饭倒在我的缸子里，我手脏。你垫条毛巾，小心把手烫了。

店员赶紧去后厨取了条湿毛巾，老板也跟了出来。店员拿着女人的搪瓷缸子，微微斜倾，放在老板端起的砂锅底，两人费力地将滚烫的饭菜倒进女人的搪瓷缸子里，老板又赶紧拿碗盛了一碗米饭，放到女人跟前。女人嗫嚅着说，不要米饭了，我吃不饱的。老板说，你快吃，米饭是免费的。女人道声谢，又费力地起身走到我跟前，从袋子里翻出一个瓷碗，示意小姑娘把米饭倒进她的小碗里。小姑娘一回头，已满眼是泪。

我没有吃出我面前这碗饭的味道。街上的人很少，冬天的太阳照样热烈，刺得人眼睛生疼。走出店门，我没有回头，回头，我就会看见还在店里埋头吃饭的她。

她也要一碗十块钱的麻食砂锅。

咸菜咬起来柔韧韧牙，可口香脆，口感滑而不腻。一冷一热，一软一硬，营养搭配合理，可预防“三高”，是冬季御寒十分难得的美味佳酿。

馓饭热量较多，易饱易消化，吃的次数多了，难免有胃酸的感觉。那时上小学，早上七点到校，没有像样的早餐，口袋里随便装个硬馍馍，十点钟回家吃饭时已饥肠辘辘。馓饭后饱后很难撑到下午放学，每天重复不变得看见就害怕。有一次，我放学后家里又是馓饭，气呼呼地离家向学校走去。走着走着，又有点后悔，馓饭虽然易饱易饿，吃饱拿些馍不就好了吗？正想着，父亲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来，我赌气不说话，父亲说带我找地方吃。那时经济较为困难，没想到父亲带我到街道食堂里，一碗色香味美的烩面摆在我面前，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后，父亲丝毫没有责备我，让我回学校。我心头热乎乎的，以后再没有为吃馓饭的事发过脾气。

现在，无论家里还是饭店，各种色香味俱佳、搭配合理的美食不分四季，随时可以吃到。冬天想吃一碗热馓饭却成了难以实现的念想。一来是家里暖气太热，腌不出香脆的咸菜。另一方面电磁炉、煤气灶煮馓饭易糊锅，孩子也和当年的我一样，有时不想吃馓饭。当年一碗简单易做热乎乎的馓饭，时常萦绕心头。热乎乎的馓饭，陪我健康成长，教我宽容待人，学会如何面对生活，也蕴含了深深的关爱和母爱。